張愛玲《傾城之戀》

　　上海為了“節省天光”，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，然而白公館裡說：“我們用的是老鐘。”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。他們唱歌唱走了板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。  
　　胡琴咿咿呀呀拉著，在萬盞燈的夜晚，拉過來又拉過去，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——不問也罷！……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艷的伶人來扮演的，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，唱了，笑了，袖子擋住了嘴……然而這裡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陽台上，拉住胡琴。

　　正拉著，樓底下門鈴響了。這在白公館是件稀罕事。按照從前的規矩，晚上絕對不作興出去拜客。晚上來了客，或是平空裡接到一個電報，那除非是天字第一號的緊急大事，**多半是死了人**。

　　四爺凝神聽著，果然三爺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樓來，急切間不知他們說些什麼。陽台後面的堂屋裡，坐著六小姐，七小姐，八小姐，和三房四房的孩子們，這時都有些**皇皇然**。四爺在陽台上，暗處看亮處，分外眼明，只見門一開，三爺穿著汗衫短褲，楂開兩腿站在門檻上，背過手去，啪啦啪啦撲打股際的蚊子，遠遠的向四爺叫道：“老四你猜怎麼著？六妹離掉的那一位，說是**得了肺炎，死了**！”四爺放下胡琴往房裡走，問道：“是誰來給的信？”三爺道：“徐太太。”說著，回頭用扇子去攆三奶奶道：“你別跟上來湊熱鬧呀！徐太太還在樓底下呢，她胖，怕爬樓。你還不去陪陪她！”三奶奶去了，四爺若有所思道：“死的那個不是徐太太的親戚麼？”三爺道：“可不是。看這樣子，是他們家特為托了徐太太來遞信給我們的，當然是有用意的。”四爺道：“他們莫非是要六妹去奔喪？”三爺用扇子柄刮了刮頭皮道：“照說呢，倒也是應該……”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。**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慢條斯理繡著一只拖鞋**，方才三爺四爺一遞一聲說話，仿佛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，這時她便淡淡地道：“離過婚了，又去做他的寡婦，讓人家笑掉了牙齒！”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，**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**，**針澀了，再也拔不過去。**

　　三爺道：“六妹，話不是這麼說。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們全知道。現在人已經死了，難道你還記在心裡？他丟下的那兩個姨奶奶，自然是守不住的。你這會子堂堂正正地回去**替他戴孝主喪**，誰敢笑你？你雖然沒生下一男半女，他的侄子多著呢？隨你挑一個，過繼過來。家私雖然不剩什麼了，他家是個大族，就是撥你看守祠堂，也餓不死你母子。”白流蘇**冷笑**道：“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！就可惜晚了一步，婚已經離了這麼七八年了。依你說，當初那些法律手續都是糊鬼不成？我們可不能拿著法律鬧著玩哪！”三爺道：“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唬人！法律呀，今天改，明天改，我這天理人情，三綱五常，可是改不了的！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——”流蘇站起身來道：“你這話，七八年前為什麼不說？”三爺道：“我只怕你多了心，只當我們不肯收容你。”流蘇道：“哦？現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？你把我的錢用光了，你不怕我多心了？”三爺直問到她臉上道：“我用了你的錢？我用了你幾個大錢？你住在我們家，吃我們的，喝我們的，從前還罷了，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，現在你去打聽打聽看，米是什麼價錢？我不提錢，你倒提起錢來了！”  
　　四奶奶站在三爺背後，笑了一聲道：“自己骨肉，照說不該提錢的話。提起錢來，這話可就長了！我早就跟我們老四說過——我說：老四，你去勸勸三爺，你們做金子，做股票，不能用六奶奶的錢哪，沒的沾上了晦氣！她一嫁到婆家，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。回到娘家來，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——天生的掃帚星！”三爺道：“四奶奶這話有理。我們那時候，如果沒讓她入股子，決不至於弄得一敗塗地！”

**流蘇氣得渾身亂顫，把一只繡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頜，下頜抖得仿佛要落下來。**三爺又道：“想當初你哭哭啼啼回家來，鬧著要離婚，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，眼見你給他打成那個樣子，心有不忍，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：好！我白老三雖窮，我家裡短不了我妹子這一碗飯！我只道你們少年夫妻，誰沒有個脾氣？大不了回娘家來住個三年五載的，兩下裡也就回心轉意了。我若知道你們認真是一刀兩斷，我會幫著你辦離婚麼？**拆散人家夫妻，這是絕子絕孫的事。**我白老三是有兒子的人，我還指望他們養老呢！”**流蘇氣到了極點，反倒放聲笑了起來道：**“好，好，都是我的不是！你們窮了，是我把你們吃窮了。你們虧了本，是我帶累了你們。你們死了兒子，也是我害了你們傷了陰騭！”四奶奶一把揪住了她兒子的衣領，把他的頭去撞流蘇，叫道：“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！就憑你這句話，我兒子死了，我就得找你！”流蘇連忙一閃身躲過了，抓住四爺道：“四哥你瞧，你瞧——你——你倒是評評理看！”四爺道：“你別急呀，有話好說，我們從長計議。三哥這都是為你打算——”流蘇賭氣摔開了手，一徑進裡屋去了。   
　　裡屋沒點燈，影影綽綽的只看見珠羅紗帳子裡，她母親躺在紅木大床上，緩緩揮動**白團扇**。流蘇走到床跟前，雙膝一軟，就跪了下來，伏在床沿上，哽咽道：“媽。”白老太太耳朵還好，外間屋裡說的話，她全聽見了。她咳嗽了一聲，伸手在枕邊摸索到了小痰罐子，吐了一口痰，方才說道：“你四嫂就是這麼碎嘴子！你可不能跟她一樣的見識。你知道，**各人有各人的難處**。你四嫂天生的要強性兒，一向管著家，偏生你四哥不爭氣，狂嫖濫賭的，玩出一身病來不算，不該挪用了公帳上的錢，害得你四嫂面上無光，只好讓你三嫂當家，心裡咽不下這口氣，著實不舒坦。你三嫂精神又不濟，支持這份家，可不容易！種種地方，你得體諒他們一點。”流蘇聽她母親這話風，一味的避重就輕，自己覺得好沒意思，只得一言不發。白老太太翻身朝裡睡了，又道：“先兩年，東拼西湊的，賣一次田，還夠兩年吃的。現在可不行了。我年紀大了，說聲走，一撒手就走了，可顧不得你們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你跟著我，總不是長久之計。**倒是回去是正經**。領個孩子過活，熬個十幾年，總有你出頭之日。”   
　　正說著，門帘一動，白老太太道：“是誰？”四奶奶探頭進來道：“媽，徐太太還在樓下呢，等著跟您說七妹的婚事。”白老太太道：“我這就起來。你把燈捻開。”屋裡點上了燈，四奶奶扶著老太太坐起身來，伺候她穿衣下床。白老太太問道：“徐太太那邊找到了合適的人？”四奶奶道：“聽她說得怪好的，就是年紀大了幾歲。”白老太太咳了一聲道：“寶絡這孩子，今年也二十四了，真是我心上一個疙瘩。白替她操了心，還讓人家說我：**她不是我親生的**，我存心耽擱了她！”四奶奶把老太太攙到外房去，老太太道：“你把我那兒的新茶葉拿出來，給徐太太泡一碗，綠洋鐵筒子裡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帶來的龍井，高罐兒裡的是碧螺春，別弄錯了。”四奶奶一面答應著，一面叫喊道：“來人哪！開燈哪！”只聽見一陣腳步響，來了些粗手大腳的孩子們，幫著老媽子把老太太搬運下樓去了。   
　　四奶奶一個人在外間屋裡翻箱倒柜找尋老太太的私房茶葉，忽然笑道：“咦！七妹，你打哪兒鑽出來了，嚇我一跳！我說怎麼的，剛才你一晃就不見影兒了！”寶絡細聲道：“我在陽台上乘涼。”四奶奶格格笑道：“害臊呢！我說，七妹，趕明兒你有了婆家，凡事可得小心一點，別由著性兒鬧。離婚豈是容易的事？要離就離了，稀鬆平常！果真那麼容易，你四哥不成材，我乾嗎不離婚哪！我也有娘家呀，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，可是這年頭兒，我不能不給他們劃算劃算，我是有點人心的，就得顧著他們一點，不能靠定了人家，把人家拖窮了。我還有三分廉恥呢！”   
　　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凄凄涼涼跪著，聽見了這話，把手裡的繡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，戳在鞋上的一枚針，扎了手也不覺得疼，小聲道：“**這屋子可住不得了！……住不得了！**”**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，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。**她仿佛做夢似的，滿頭滿臉都掛著塵灰吊子，迷迷糊糊向前一撲，自己以為是枕住了她母親的膝蓋，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：“媽，媽，你老人家給我做主！”她母親呆著臉，笑嘻嘻的不做聲。她摟住她母親的腿，使勁搖撼著，哭道：“媽！媽！”恍惚又是多年前，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，看了戲出來，在傾盆大雨中和家裡人擠散了。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，瞪著眼看人，人也瞪著眼看她，隔著雨淋淋的車窗，隔著一層無形的玻璃罩——無數的陌生人。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裡，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。她似乎是魔住了。忽然聽見背後有腳步聲，猜著是她母親來了，便竭力定了一定神，不言語。**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。**　　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，一開口，卻是徐太太的聲音。徐太太勸道：“六小姐，別傷心了，起來，起來，大熱的天……”流蘇撐著床勉強站了起來，道：“嬸子，我……我在這兒再也呆不下去了。早就知道人家多嫌著我，就只差明說。今兒當面鑼，對面鼓，發過話了，我可沒有臉再住下去了！”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，悄悄地道：“你也太老實了，不怪人家欺負你，你哥哥們把你的錢盤來盤去盤光了。就養活你一輩子也是應該的。”   
　　流蘇難得聽見這幾句公道話，且不問她是真心還是假意，先就從心上熱起來，淚如雨下，道：“誰叫我自己糊塗呢！就為了這幾個錢，害得我要走也走不開。”徐太太道：“年紀輕輕的人，不怕沒有活路。”流蘇道：“有活路，我早走了！我又沒念過兩句書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我能做什麼事？”徐太太道：“找事，都是假的，還是找個人是真的。”流蘇道：“那怕不行。我這一輩子早完了。”徐太太道：“這句話，只有有錢的人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才有資格說。沒錢的人，要完也完不了哇！你就是剃了頭發當姑子去，化個緣罷，也還是塵緣——離不了人！”流蘇低頭不語。徐太太道：“你這件事，早兩年托了我，又要好些。”流蘇微微一笑道：“可不是，**我已經二十八了**。”徐太太道：“放著你這樣好的人才，二十八也不算什麼。我替你留心著。說著我又要怪你了，離了婚七八年了，你早點兒拿定了主意，遠走高飛，少受多少氣！”流蘇道：“嬸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，哪兒肯放我們出去交際？倚仗著家裡人罷，別說他們根本不贊成，就是贊成了，我底下還有兩個妹妹沒出閣，三哥四哥的幾個女孩子也漸漸地長大了，張羅她們還來不及呢，還顧得到我？”   
　　徐太太笑道：“提起你妹妹，我還等他們的回話呢。”流蘇道：“七妹的事，有希望麼？”徐太太道：“說得有幾分眉目了。剛才我有意的讓娘兒們自己商議商議，我說我上去瞧瞧六小姐就來。現在可該下去了。你送我下去，成不成？”流蘇只得扶著徐太太下樓，樓梯又舊，徐太太又胖，走得吱吱格格一片響。到了堂屋裡，流蘇欲待開燈，徐太太道：“不用了，看得見。他們就在東廂房裡。你跟我來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事情也就過去了，不然，明兒吃飯的時候免不了要見面的，反而僵得慌。”**流蘇聽不得“吃飯”這兩個字，心裡一陣刺痛，**硬著嗓子，強笑道：“多謝嬸子——可是我這會子身子有點不舒服，實在不能夠見人，只怕失魂落魄的，說話闖了禍，反而辜負了您待我的一片心。”徐太太見流蘇一定不肯，也就罷了，自己推門進去。   
　　門掩上了，堂屋裡暗著，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裡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，落在青磚地上。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裡順著牆高高下下堆著一排書箱，紫檀匣子，刻著綠泥款識。正中天然幾上，玻璃罩子裡，擱著琺琅自鳴鐘，機括早壞了，停了多年。兩旁垂著朱紅對聯，閃著金色壽字團花，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。在微光裡，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，離著紙老遠。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，虛飄飄的，不落實地。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：這裡悠悠忽忽過了一天，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。可是這裡過了一千年，也同一天差不多，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。流蘇交叉著胳膊，抱住她自己的頸項。七八年一眨眼就過去了。你年輕麼？不要緊，過兩年就老了，這裡，青春是不希罕的。他們有的是青春——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，新的明亮的眼睛，新的紅嫩的嘴，新的智慧。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，眼睛鈍了，人鈍了，**下一代又生出來了。這一代便被吸到朱紅洒金的輝煌的背景裡去，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。**  
　　流蘇突然叫了一聲，掩住自己的眼睛，跌跌沖沖往樓上爬，往樓上爬……上了樓，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裡，她開了燈，撲在穿衣鏡上，端詳她自己。還好，她還不怎麼老。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，永遠是纖瘦的腰，孩子似的萌芽的乳。她的臉，從前是白得像瓷，現在由瓷變為玉——半透明的輕青的玉。下頜起初是圓的，近年來漸漸尖了，越顯得那小小的臉，小得可愛。臉龐原是相當的窄，可是眉心很寬。一雙嬌滴滴，滴滴嬌的清水眼。陽台上，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。依著那抑揚頓挫的調子，流蘇不由得偏著頭，微微飛了個眼風，做了個手勢。她對著鏡子這一表演，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，而是笙簫琴瑟奏著幽沉的廟堂舞曲。她向左走了幾步，又向右走了幾步，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著失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。她忽然笑了——陰陰的，不懷好意的一笑，那音樂便戛然而止。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，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遼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，不與她相乾了。   
　　這時候，四爺一個人躲在那裡拉胡琴，卻是因為他自己知道樓下的家庭會議中沒有他置喙的餘地。徐太太走了之後，白公館裡少不得將她的建議加以研究和分析。徐太太打算替寶絡做媒說給一個姓范的，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礦務上有相當密切的聯絡，徐太太對於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，認為絕對可靠。那范柳原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，有不少的產業分布在錫蘭馬來亞等處。**范柳原**今年三十三歲，父母雙亡。白家眾人質問徐太太，何以這樣的一個標準夫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，徐太太告訴他們，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，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，硬要啞〔“提手”旁代替“口”旁〕給他，勾心斗角，各顯神通，大大熱鬧過一番。這一捧卻把他捧壞了。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。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，他的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。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。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，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，兩人秘密地結了婚。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。因為懼怕太太的報复，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。范柳原就是在英國長大的。他父親故世以後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，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，卻有種種棘手之處。他孤身流落在英倫，很吃過一些苦，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。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著仇視的態度，因此他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，輕易不回廣州老宅裡去。他年紀輕輕的時候受了些刺激，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，**嫖賭吃著，樣樣都來**，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。白四奶奶就說：“這樣的人，想必是喜歡存心挑剔。我們七妹是庶出的，只怕人家看不上眼。放著這麼一門好親戚，怪可惜了兒的！”三爺道：“他自己也是庶出。”四奶奶道：“可是人家多厲害呀，就憑我們七丫頭那股子傻勁兒，還指望拿得住他？倒是我那個大女孩子機靈些，別瞧她，人小心不小，真識大體！”三奶奶道：“那似乎年紀差得太多了。”四奶奶道：“喲！你不知道，越是那種人，越是喜歡年紀輕的。我那個大的若是不成，還有二的呢。”三奶奶笑道：“你那個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歲。”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，正顏厲色地道：“三嫂，你別那麼糊塗！護著七丫頭，她是白家的什麼人？隔了一層娘肚皮，就差遠了。嫁了過去，誰也別想在她身上得點什麼好處！我這都是為了大家好。”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親戚議論她虧待了沒娘的七小姐，決定照原來計劃，由徐太太擇日請客，把寶絡介紹給范柳原。   
　　徐太太雙管齊下，同時又替**流蘇物色到一個姓姜的**，在海關裡做事，新故了太太，丟下了五個孩子，急等著續弦。徐太太主張先忙完了寶絡，再替流蘇撮合，因為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。白公館裡對於流蘇的再嫁，根本就拿它當一個笑話，**只是為了要打發她出門**，沒奈何，只索不聞不問，由著徐太太鬧去。為了寶絡這頭親，卻忙得鴉飛雀亂，人仰馬翻。一樣是兩個女兒，一方面如火如荼，一方面冷冷清清，相形之下，委實讓人難堪。白老太太將全家的金珠細軟，盡情搜刮出來，能夠放在寶絡身上的都放在寶絡身上。三房裡的女孩子過生日的時候，乾娘給的一件累絲衣料，也被老太太逼著三奶奶拿了出來，替寶絡制了旗袍。老太太自己歷年攢下的私房，以皮貨居多，暑天裡又不能穿皮子，只得典質了一件貂皮大襖，用那筆款子去把幾件首飾改鑲了時新款式。珍珠耳墜子，翠玉手鐲，綠寶戒指，自不必說，務必把寶絡打扮得花團錦簇。   
　　到了那天，老太太，三爺，三奶奶，四爺，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。寶絡輾轉聽到四奶奶的陰謀，心裡著實惱著她，執意不肯和四奶奶的兩個女兒同時出場，又不好意思說不要她們，**便下死勁拖流蘇一同去**。一部出差汽車黑壓壓坐了七個人，委實再擠不下了，四奶奶的女兒金枝金蟬便慘遭淘汰。他們是下午五點鐘出發的，到晚上十一點方才回家。金枝金蟬哪裡放得下心，睡得著覺？眼睜睜盼著他們回來了，卻又是大伙兒啞口無言。寶絡沉著臉走到老太太房裡，一陣風把所有的插戴全剝了下來，還了老太太，一言不發回房去了。金枝金蟬把四奶奶拖到陽台上，一疊連聲追問怎麼了。四奶奶怒道：“也沒看見像你們這樣的女孩子家，又不是你自己相親，要你這樣熱辣辣的！”三奶奶跟了出來，柔聲緩氣說道：“你這話，別讓人家多了心去！”四奶奶索性沖著流蘇的房間嚷道：“我就是指桑罵槐，罵了她了，又怎麼著？又不是千年萬代沒見過男子漢，怎麼一聞見生人氣，就痰迷心竅，發了瘋了？”金枝金蟬被她罵得摸不著頭腦，三奶奶做好做歹穩住了她們的娘，又告訴她們道：“我們先去看電影的。”金枝詫異道：“看電影？”三奶奶道：“可不是透著奇怪，專為看人去的，倒去坐在黑影子裡，什麼也瞧不見，後來徐太太告訴我說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張，他在那裡掏壞的。他要把人家擱在那裡擱個兩三個鐘頭，臉上出了油，胭脂花粉褪了色，他可以看得親切些。那是徐太太的猜想。據我看來，那姓范的始終就沒有誠意。他要看電影，就為著懶得跟我們應酬。看完了戲，他不是就想溜麼？”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哪兒的話，今兒的事，一上來挺好的，要不是我們自己窩兒裡的人在裡頭搗亂，準有個七八成！”金枝金蟬齊聲道：“三媽，後來呢？後來呢？”三奶奶道：“後來徐太太拉住了他，要大家一塊兒去吃飯。他就說他請客。”四奶奶拍手道：“吃飯就吃飯，明知道我們七小姐不會跳舞，上跳舞場去乾坐著，算什麼？不是我說，這就要怪三哥了，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，聽見姓范的吩咐汽車夫上舞場去，也不攔一聲！”三奶奶忙道：“上海這麼多飯店，他怎麼知道哪一個飯店有跳舞，哪一個飯店沒有跳舞？他可比不得四爺是個閒人哪，他沒那麼多的工夫去調查這個！”金枝金蟬還要打聽此後的發展，三奶奶給四奶奶幾次一打岔，興致索然。只道：“後來就吃飯，吃了飯，就回來了。”  
　　金蟬道：“那范柳原是怎樣的一個人？”三奶奶道：“我哪兒知道？統共沒聽見他說過三句話。”又尋思了一會，道：“跳舞跳得不錯罷！”金枝咦了一聲道：“他跟誰跳來著？”四奶奶搶先答道：“還有誰，還不是你那六姑！我們詩禮人家，不準學跳舞的，就只她結婚之後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爺學會了這一手！好不害臊，人家問你，說不會跳不就結了？不會也不是丟臉的事。像你三媽，像我，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活了這半輩子了，什麼世面沒見過？我們就不會跳！”三奶奶歎了口氣道：“跳了一次，還說是敷衍人家的面子，還跳第二次，第三次！”金枝金蟬聽到這裡，不禁張口結舌。四奶奶又向那邊喃喃罵道：“豬油蒙了心！你若以為你破壞了你妹子的事，你就有指望了，我叫你早早地歇了這個念頭！人家連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，他會要你這**敗柳殘花**？”   
　　流蘇和寶絡住著一間屋子，寶絡已經上床睡了，流蘇蹲在地下摸著黑點蚊煙香，陽台上的話聽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她這一次卻非常的鎮靜，擦亮了洋火，眼看著它燒過去，火紅的小小三角旗，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著，移，移到她手指邊，她噗的一聲吹滅了它，只剩下一截紅艷的小旗杆，旗杆也枯萎了，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。她把燒焦的火柴丟在煙盤子裡。今天的事，她不是有意的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她給了他們一點顏色看看。他們以為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？**早哩！她微笑著。**寶絡心裡一定也在罵她，同時也對她刮目相看，肅然起敬。**一個女人，再好些，得不著異性的愛，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。**女人們就是這一點賤。   
　　范柳原真心喜歡她麼？那倒也不見得。他對她說的那些話，她一句也不相信。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。她不能不當心——她是個六親無靠的人。她只有她自己了。床架子上掛著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。她一歪身坐在地上，摟住了長袍的膝部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。蚊香的綠煙一蓬一蓬浮上來，直熏到她腦子裡去。她的眼睛裡，眼淚閃著光。   
　　隔了幾天，徐太太又來到白公館。四奶奶早就預言過：“我們六姑奶奶這樣的胡鬧，眼見得七丫頭的事是吹了。徐太太豈有不惱的？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，還肯替她介紹人麼？這就叫偷雞不著蝕把米。”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麼一盆火似的了，遠兜遠轉先解釋她這兩天為什麼沒上門。家裡老爺有要事上香港去接洽，如果一切順利，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，住個一年半載的，所以她這兩天忙著打點行李，預備陪他一同去。至於寶絡的那件事，姓范的已經不在上海了，暫時只得擱一擱，流蘇的可能的對象姓姜的，徐太太打聽了出來，原來他在外面有了人，若要拆開，還有點麻煩。據徐太太看來，這種人不甚可靠，還是算了罷。三奶奶四奶奶聽了這話，彼此使了個眼色，撇著嘴笑了一笑。   
　　徐太太接下去攢眉說道：“我們的那一位，在香港倒有不少的朋友，就可惜遠水救不著近火……六小姐若是能夠到那邊去走一趟，倒許有很多的機會。這兩年，上海人在香港的，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。上海人自然是喜歡上海人，所以同鄉的小姐們在那邊聽說是很受人歡迎。六小姐去了，還愁沒有相當的人？真可以抓起一把來揀揀！”眾人覺得徐太太真是善於辭令。前兩天轟轟烈烈鬧著要做媒，忽然煙消火滅了，**自己不得下場，便故作遁辭**，說兩句風涼話。白老太太便歎了口氣道：“到香港去一趟，談何容易！單講——”不料徐太太很爽快的一口剪斷了她的話道：“六小姐若是願意去，我請她。我答應幫她的忙，就得幫到底。”大家不禁面面相覷，連流蘇都怔住了。她估計著徐太太當初自告奮勇替她做媒，想必倒是一時仗義，真心同情她的境遇。為了她跑跑腿尋尋門路，治一桌酒席請請那姓姜的，這點交情是有的。但是出盤纏帶她到香港去，那可是**所費不貲**。為什麼徐太太平空的要在她身上花這些錢？世上的好人雖多，**可沒有多少傻子願意在銀錢上做好人**。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。**難不成是那范柳原的詭計？**徐太太曾經說過她丈夫與范柳原在營業上有密切接觸，夫婦兩個大約是很熱心地捧著范柳原。犧牲一個不相乾的孤苦的親戚來巴結他，也是可能的事。流蘇在這裡胡思亂想著，白老太太便道：“那可不成呀，總不能讓您——”徐太太打了個哈哈道：“沒關系，這點小東，我還做得起！再說，我還指望六小姐幫我的忙呢。我拖著兩個孩子，血壓又高，累不得，路上有了她，凡事也有個照應。我是不拿她當外人的，以後還要她多多費神呢！”白老太太忙代流蘇客氣了一番。徐太太掉過頭來，單刀直入地問道：“那麼六小姐，你一準跟我們跑一趟罷！就算是去逛逛，也值得。”流蘇低下頭去，微笑道：“您待我太好了。”**她迅速地盤算了一下**。姓姜的那件事是無望了。以後即使有人替她做媒，也不過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，也許還不如他。**流蘇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賭徒**，為了賭而傾家蕩產，第一個領著他們往破落戶的路上走。流蘇的手沒有沾過骨牌和骰子，**然而她也是喜歡賭的**。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。如果她輸了，她聲名掃地，沒有資格做五個孩子的後母。如果賭贏了，**她可以得到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，出淨她胸中的這一口惡氣。**　　她答應了徐太太。徐太太在一星期內就要動身。流蘇便忙著整理行裝。雖說家無長物，卻也忙亂了幾天。變賣了幾件零碎東西，添制了幾套衣服。徐太太在百忙之中還騰出時間來替她做顧問。徐太太這樣籠絡流蘇，被白公館裡的人看在眼裡，漸漸的也就對流蘇發生了新的興趣。除了懷疑她之外，又存了三分顧忌，背後嘀嘀咕咕議論著，當面卻不那麼指著臉子罵了，偶然也還叫聲“六妹”，“六姑”，“六小姐”，只怕她當真嫁到香港的闊人，衣錦榮歸，大家總得留個見面的餘地，不犯著得罪她。   
　　徐太太徐先生帶著孩子一同乘車來接了她上船，坐的是一只**荷蘭船的頭等艙**。船小，顛簸得厲害，徐先生徐太太一上船便雙雙睡倒，吐個不休，旁邊兒啼女哭，流蘇倒著實服侍了他們幾天。好容易船靠了岸，她方才有機會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。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，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，紅的，橘紅的，粉紅的，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，一條條，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，竄上落下，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。流蘇想著，在這誇張的城裡，就是栽個跟頭，只怕也比別處痛些，心裡不由得七上八下起來，忽然覺得有人奔過來抱住她的腿，差一點把她推了一跤，倒吃了一驚，再看原來是徐太太的孩子，連忙定了定神，過去助著徐太太照料一切。誰知那十來件行李與兩個孩子，竟不肯被歸著在一堆，行李齊了，一轉眼又少了個孩子。流蘇疲於奔命，也就不去**看野眼了**。   
  
　　上了岸，叫了兩部汽車到**淺水灣飯店**。那車馳出了鬧市，翻山越嶺，走了多時，一路只見黃土崖，紅土崖，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，露出藍綠色的海。近了淺水灣，一樣是土崖與叢林，卻漸漸的明媚起來。許多游了山回來的人，乘車掠過他們的車，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花，風裡吹落了零亂的笑聲。   
  
　　到了旅館門前，卻看不見旅館在哪裡。他們下了車，走上極寬的石級，到了花木蕭疏的高台上，方見再高的地方有兩幢黃色房子。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間，僕歐們領著他們沿著碎石小徑走去，進了昏黃的飯廳，經過昏黃的穿堂，往二層樓上走。一轉彎，有一扇門通著一個小陽台，搭著紫藤花架，晒著半壁斜陽。陽台上有兩個人站著說話，只見一個女的，背向他們，披著一頭漆黑的長發，直垂到腳踝上，腳踝上套著赤金扭麻花鐲子，光著腳，底下看不仔細是否趿著拖鞋，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紅皺襉窄腳褲。被那女人擋住的一個男子，卻叫了一聲：“咦！徐太太！”便走了過來，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，又向流蘇含笑點頭。流蘇見得是范柳原，**雖然早就料到這一著**，一顆心依舊不免跳得厲害。陽台上的女人一閃就不見了。柳原伴著他們上樓，一路上大家仿佛他鄉遇故知似的，不斷的表示驚訝與愉快。那范柳原雖然夠不上稱作美男子，粗枝大葉的，也有他的一種風神。徐先生夫婦指揮著僕歐們搬行李，柳原與流蘇走在前面，流蘇含笑問道：“范先生，你沒有上新加坡去？”柳原輕輕答道：“我在這兒等著你呢。”流蘇想不到他這樣直爽，倒不便深究，只怕說穿了，不是徐太太請她上香港而是他請的，自己反而下不落台，因此只當他說玩笑話，向他笑了一笑。   
  
　　柳原問知她的房間是**一百三十號**，便站住了腳道：“到了。”僕歐拿鑰匙開了門，流蘇一進門便不由得向窗口筆直走過去。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，鑲著窗子裡一幅大畫。那釅釅的，灩灩的海濤，直濺到窗帘上，把帘子的邊緣都染藍了。柳原向僕歐道：“箱子就放在櫥跟前。”流蘇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在耳根子底下，不覺震了一震，回過臉來，只見僕歐已經出去了，房門卻沒有關嚴。柳原倚著窗台，伸出一只手來撐在窗格子上，擋住了她的視線，只管望著她微笑。流蘇低下頭去。柳原笑道：“你知道麼**？你的特長是低頭**。”流蘇抬頭笑道：“什麼？我不懂。”柳原道：“有的人善於說話，有的人善於管家，你是善於低頭的。”流蘇道：“我什麼都不會。我是頂無用的人。”柳原笑道：“**無用的女人是最最厲害的女人。**”流蘇笑著走開了道：“不跟你說了，到隔壁去看看罷。”柳原道：“隔壁？我的房還是徐太太的房？”流蘇又震了一震道：“你就住在隔壁？”柳原已經替她開了門，道：“我屋裡亂七八糟的，不能見人。”   
  
　　他敲了一敲一百三十一號的門，徐太太開門放他們進來道：“在我們這邊吃茶罷，我們有個**起坐間**。”便撳鈴叫了幾客茶點。徐先生從臥室裡走了出來道：“我打了個電話給老朱，他鬧著要接風，請我們大伙兒上**香港飯店**。就是今天。”又向柳原道：“連你在內。”徐太太道：“你真有興致，暈了幾天船，還不趁早歇歇？今兒晚上，算了吧！”柳原笑道：“香港飯店，是我所見過的頂古板的舞場。建築、燈光、布置、樂隊，都是英國式，四五十年前頂時髦的玩藝兒，現在可不夠刺激性了。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，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樣的西崽，大熱的天，仿著北方人穿著扎腳褲——”流蘇道：“為什麼？”柳原道：“中國情調呀！”徐先生笑道：“既來到此地，總得去看看。就委屈你做做陪客罷！”柳原笑道：“我可不能說準。別等我。”流蘇見他不像要去的神氣，徐先生並不是常跑舞場的人，難得這麼高興，似乎是認真要替她介紹朋友似的，心裡倒又疑惑起來。   
  
　　然而那天晚上，香港飯店裡為他們接風一班人，都是成雙捉對的老爺太太，幾個單身男子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。流蘇正在跳著舞，**范柳原忽然出現了**，把她從另一個男子手裡接了過來，在那荔枝紅的燈光裡，她看不清他的黝暗的臉，只覺得他異樣的沉默。流蘇笑道：“怎麼不說話呀？”柳原笑道：“可以當著人說的話，我全說完了。”流蘇噗嗤一笑道：“鬼鬼祟祟的，有什麼背人的話？”柳原道：“有些傻話，不但是要背著人說，還得背著自己。讓自己聽見了也怪難為情的。譬如說，我愛你，我一輩子都愛你。”流蘇別過頭去，輕輕啐了一聲道：“偏有這些廢話！”柳原道：“不說話又怪我不說話了，說話，又嫌嘮叨！”流蘇笑道：“我問你，你為什麼不願意我上跳舞場去？”柳原道：“**一般的男人，喜歡把好女人教壞了，又喜歡感化壞的女人，使她變為好女人。我可不像那麼沒事找事做。我認為好女人還是老實些的好。**”流蘇瞟了他一眼道：“你以為你跟別人不同麼？我看你也是一樣的自私。”柳原笑道：“怎樣自私？”流蘇心裡想：你最高的理想是一個**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**。冰清玉潔，是對於他人。挑逗，是對於你自己。如果我是一個徹底的好女人，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。她向他偏著頭笑道：“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，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。”柳原想了一想道：“不懂。”流蘇又解釋道：“你要我對別人壞，獨獨對你好。”柳原笑道：“怎麼又顛倒過來了？越發把人家攪糊塗了！”他又沉吟了一會道：“你這話不對。”流蘇笑道：“哦，你懂了。”柳原道：“你好也罷，壞也罷，我不要你改變。**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**。”流蘇微微歎了口氣道：“我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人罷了。”柳原道：“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，永遠不會過了時。”流蘇笑道：“像你這樣的一個新派人——”柳原道：“你說新派，大約就是指的洋派。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的中國化起來。可是你知道，**中國化的外國人，頑固起來，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頑固。**”流蘇笑道：“你也頑固，我也頑固，你說過的，香港飯店又是最頑固的跳舞場……”他們同聲笑了起來。音樂恰巧停了。柳原扶著她回到座上，向眾人笑道：“白小姐有點頭痛，我先送她回去罷。”流蘇沒提防他有這一著，一時想不起怎樣對付，又不願意得罪了他，因為交情還不夠深，沒有到吵嘴的程度，只得由他替她披上外衣，向眾人道了歉，一同走了出來。   
  
　　迎面遇見一群西洋紳士，眾星捧月一般簇擁著一個女人。流蘇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頭發，結成雙股大辮，高高盤在頭上。那印度女人，這一次雖然是西式裝束，依舊帶著濃厚的東方色彩。玄色輕紗氅底下，她穿著金魚黃緊身長衣，蓋住了手，只露出晶亮的指甲，領口挖成極狹的v形，直開到腰際，那時巴黎最新的款式，有個名式，喚做“**一線天”**。她的臉色黃而油潤，像飛了金的觀音菩薩，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裡躲著妖魔。古典型的直鼻子，只是太尖，太薄一點。粉紅的厚重的小嘴唇，仿佛腫著似的。柳原站住了腳，向她微微鞠了一躬。流蘇在那裡看她，她也昂然望著流蘇，那一雙驕矜的眼睛，如同隔著幾千裡地，遠遠的向人望過來。柳原便介紹道：“這是白小姐。這是薩黑夷妮公主。”流蘇不覺肅然起敬。薩黑夷妮伸出一雙手來，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蘇的手，問柳原道：“這位白小姐，也是上海來的？”柳原點點頭。薩黑夷妮微笑道：“她倒不像上海人。”柳原笑道：“像哪兒的人呢？”薩黑夷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幫子上，想了一想，翹著十指尖尖，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樣子，聳肩笑了一笑，往裡走去。柳原扶著流蘇繼續往外走，流蘇雖然聽不大懂英文，**鑒貌辨色**，也就明白了，便笑道：“我原是個鄉下人。”柳原道：“我剛才對你說過了，你是個道地的中國人，那自然跟她所謂的上海人有點不同了。”   
  
　　他們上了車，柳原又道：“你別看她架子搭得十足。她在外面招搖，說是克力希納·柯蘭姆帕王公的親生女，只因王妃失寵，賜了死，她也就被放逐了，一直流浪著，不能回國。其實，不能回國倒是真的，其餘的，可沒有人能夠證實。”流蘇道：“她到上海去過麼？”柳原道：“人家在上海也是很有名的。後來她跟著一個英國人上香港來。你看見她背後那老頭子麼？現在就是他養活著她。”流蘇笑道：“你們男人就是這樣，當面何嘗不奉承著她，背後就說得她一個錢不值。像我這樣一個**窮遺老的女兒**，身份還不及她高的人，不知道你對別人怎樣的說我呢！”柳原笑道：“誰敢一口氣把你們兩人的名字說在一起？”流蘇撇了撇嘴道：“也許是她的名字太長了，一口氣念不完。”柳原道：“你放心。**你是什麼樣的人，我就拿你當什麼樣的人看待**，準沒錯。”流蘇做出安心的樣子，向車窗上一靠，低聲道：“真的？”他這句話，似乎並不是挖苦她，因為她漸漸發覺了，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，他總是斯斯文文的，君子人模樣。不知道為什麼他背著人這樣的穩重，當眾卻喜歡放肆。她一時摸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氣，還是他另有作用。   
  
　　到了淺水灣，他攙著她下車，指著汽車道旁郁郁的叢林道：“你看那種樹，是南邊的特產。英國人叫它‘野火花’。”流蘇道：“是紅的麼？”柳原道：“紅！”黑夜裡，她看不出那紅色，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，紅得不可收拾，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，窩在參天大樹上，壁栗剝落燃燒著，一路燒過去，把那紫藍的天也熏紅了。她仰著臉望上去。柳原道：“廣東人叫它‘影樹’。你看這葉子。”葉子像鳳尾草，一陣風過，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著，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，不成腔，像檐前鐵馬的叮當。   
  
　　柳原：“我們到那邊去走走。”流蘇不做聲。他走，她就緩緩的跟了過去。時間橫豎還早，路上散步的人多著呢——沒關系。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，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梁，橋那邊是山，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墻壁，攔住了這邊的山。柳原靠在墻上，流蘇也就靠在墻上，一眼看上去，那堵墻極高極高，望不見邊。墻是冷而粗糙，死的顏色。她的臉，托在墻上，反襯著，也變了樣——紅嘴唇、水眼睛、有血、有肉、有思想的一張臉。柳原看著她道：這堵墻，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。……有一天，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，什麼都完了——燒完了、炸完了、坍完了，也許還剩下這堵墻。流蘇，**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墻根底下遇見了……流蘇，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，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。**　　流蘇嗔道：“你自己承認你愛裝假，可別拉扯上我。你幾時捉出我說謊來著？”柳原嗤的笑道：“不錯，你是再天真也沒有的一個人。”流蘇道：“得了，別哄我了！”   
  
　　柳原靜了半晌，歎了口氣。流蘇道：“你有什麼不稱心的事？”柳原道：“多著呢。”流蘇歎道：“若是像你這樣自由自在的人，也要怨命，像我這樣的，早就該上吊了。”柳原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。我們四周的那些壞事，壞人，你一定是看夠了。可是，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，你一定更看不慣，更難受。我就是這樣。我回中國來的時候，已經二十四了。關於我的家鄉，我做了好些夢。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麼的失望。我受不了這個打擊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。你……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，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。”流蘇試著想象她是第一次看見她四嫂。她猛然叫道：“還是那樣的好，初次瞧見，再壞些，再髒些，是你外面的人，你外面的東西。你若是混在那裡頭長大了，你怎麼分得清，哪一部份是他們，哪一部份是你自己？”柳原默然，隔了一會方道：“也許你是對的。也許我這些話無非是借口，自己糊弄自己。”他突然笑了起來道：“其實我用不著什麼借口呀！我愛玩——我有這個錢，有這個時間，還得去找別的理由？”他思索了一會，又煩躁起來，向她說道：“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——**可是我要你懂得我！我要你懂得我！**”他嘴裡這麼說著，心裡早已絕望了，然而他還是固執地，哀懇似地說著：“我要你懂得我！”   
  
　　流蘇願意試試看。在某種范圍內，她什麼都願意。她側過臉去向著他，小聲答應著：“我懂得，我懂得。”她安慰著他，然而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臉，那嬌脆的輪廓，眉與眼，美得不近情理，美得渺茫。她緩緩垂下頭去。柳原格格地笑了起來。他換了一副聲調，笑道：“是的，別忘了，你的特長是低頭。可是也有人說，只有十來歲的女孩子們適宜於低頭。適宜於低頭的人往往一來就喜歡低頭。低了多年的頭，頸子上也許要起皺紋的。”流蘇變了臉，不禁抬起手來撫摸她的脖子。柳原笑道：“別著急，你決不會有的。待會兒回到房裡去，沒有人的時候，你再解開衣袖上的鈕子，看個明白。”流蘇不答，掉轉身就走。柳原追了上去，笑道：“我告訴你為什麼你保得住你的美。薩黑夷妮上次說：她不敢結婚，因為印度女人一閒下來，呆在家裡，整天坐著，就發胖了。我就說：中國女人呢，光是坐著，連發胖都不肯發胖——**因為發胖至少還需要一點精力。**懶倒也有懶的好處！”   
  
　　流蘇只是不理他。他一路賠著小心，低聲下氣，說說笑笑，她到了旅館裡，面色方才和緩下來，兩人也就各自歸房安置。流蘇自己忖量著，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。她倒也贊成，**因為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，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，很少結婚的希望。**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病：在戀愛過程中，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。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系。後來總還是結婚，找房子，置家具，雇佣人——那些事上，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。她這麼一想，今天這點小誤會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   
  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她聽徐太太屋裡鴉雀無聲，知道她一定起來的很晚。徐太太仿佛說過的，這裡的規矩，早餐叫到屋裡來吃，另外要付費，還要給小帳，因此決定替人家節省一點，到食堂裡去。她梳洗完了，剛跨出房門，一個守候在外面的僕歐，看見了她，便去敲范柳原的門。柳原立刻走了出來，笑道：“一塊兒吃早飯去。”一面走，他一面問道：“徐先生徐太太還沒升帳？”流蘇笑道：“昨兒他們玩得太累了罷！我沒聽見他們回來，想必一定是近天亮。”他們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揀了個桌子坐下。石欄杆外生著高大的棕櫚樹，那絲絲縷縷披散著的葉子在太陽光裡微微發抖，像光亮的噴泉。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，可沒有那麼偉麗。柳原問道：“徐太太他們今天打算怎麼玩？”流蘇道：“聽說是要找房子去。”柳原道：“他們找他們的房子，我們玩我們的。你喜歡到海灘上去還是到城裡去看看？”流蘇前一天下午已經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，紅男綠女，果然熱鬧非凡，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，她不免略具戒心，因此便提議進城去。他們赶上了一輛旅館裡特備的公共汽車，到了中心區。   
  
　　柳原帶她到大中華去吃飯。流蘇一聽，僕歐們卻是說上海話的，四座也是鄉音盈耳，不覺詫異道：“這是上海館子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你不想家麼？”流蘇笑道：“可是……專程到香港來吃上海菜，總似乎有點傻。”柳原道：“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歡做各種傻事，甚至於乘著電車兜圈子，看一場看過了兩次的電影……”流蘇道：“因為你被我傳染上了傻氣，是不是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你愛怎麼解釋，就怎麼解釋。”   
  
　　吃完了飯，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裡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，高高地擎著那玻璃杯，只管向裡看著。流蘇道：“有什麼可看的，也讓我看看。”柳原道：“你迎著亮瞧瞧，裡頭的景致使我想到馬來的森林。”杯裡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，綠色的茶葉粘在玻璃上，橫斜有致，迎著光，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。底下堆積著的茶葉，蟠結錯雜，就像沒膝的蔓草和蓬蒿。流蘇湊在上面看，柳原就探身來指點著。隔著那綠陰陰的玻璃杯，流蘇忽然覺得他的一雙眼睛似笑非笑的瞅著她，她放下了杯子，笑了。柳原道：我陪你到馬來亞去。流蘇道：做什麼？柳原道：回到自然。他轉念一想，又道：只是一件，我不能想像你穿著旗袍在森林裡跑。……不過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著旗袍。流蘇連忙沉下臉來道：少胡說。柳原道：我這是正經話。我第一次看見你，就覺得你不應當光著膀子穿這種時髦的長背心，不過你也不應當穿西裝。滿洲的旗袍，也許倒合適一點，可是線條又太硬。流蘇道：總之，人長得難看，怎麼打扮著也不順眼！柳原笑道：別又誤會了，我的意思是：**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**。你有許多小動作，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氣氛，很像唱京戲。流蘇抬起了眉毛，**冷笑道：唱戲，我一個人也唱不成呀！我何嘗愛做作——這也是逼上梁山。人家跟我耍心眼兒，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兒，人家還拿我當傻子呢，準得找著我欺侮！**柳原聽了這話，倒有點黯然，他舉起了空杯，試著喝了一口，又放下了，嘆道：是的，都怪我。我裝慣了假，也是因為人人都對我裝假。只有對你，我說過句把真話，你聽不出來。流蘇道：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。柳原道：是的，都怪我。可是我的確為你費了不少的心機。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，我想著，離開了你家裡那些人，你也許會自然一點。好容易盼著你到了香港……現在，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，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……他笑他自己，聲音又啞又澀，不等笑完他就喊仆歐拿賬單來。他們付了賬出來，他已經恢復原狀，又開始他的上等的情調——頂文雅的一種。  
　　他每天伴著她到處跑，什麼都玩到了，電影，廣東戲，賭場，格羅士打飯店，思豪酒店，青鳥咖啡館，印度綢緞庄，九龍的四川菜……晚上，他們常常出去散步，直到深夜。她自己都不能夠相信他連她的手都難得碰一碰。她總是提心吊膽，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，對她作冷不防的襲擊，然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，他維持著他的君子風度。她如臨大敵，結果毫無動靜。她起初倒覺得不安，仿佛下樓的時候踏空了一級似的，心上異常怔忡，後來也就慣了。   
  
　　只有一次，在海灘上。這時候，流蘇對柳原多了一層認識，覺得到海邊上去去也無妨，因此他們到那裡去消磨了一個上午。他們並排坐在沙上，可是一個面朝東，一個面朝西。流蘇嚷有蚊子。柳原道：“不是蚊子，是一種小虫，叫沙蠅。咬一口，就是一個小紅點，像朱砂痣。”流蘇又道：“這太陽真受不了。”柳原道：“稍微晒一會兒，我們可以到涼棚底下去。我在那邊租了一個棚。”那口渴的太陽汩汩地吸著海水，漱著，吐著，嘩嘩的響。人身上的水份全給它喝乾了，人成了金色的枯葉子，輕飄飄的。流蘇漸漸感到那奇異的眩暈與愉快，但是她忍不住又叫了起來：“蚊子咬！”她扭過頭去，一巴掌打在她裸露的背脊上。柳原笑道：“這樣好吃力。我來替你打罷，你來替我打。”流蘇果然留心著，照準他臂上打去，叫道：“哎呀，讓它跑了！”柳原也替她留心著。兩人劈劈啪啪打著，笑成一片。**流蘇突然被得罪了**，站起身來往旅館裡走。柳原這一次並沒有跟上來。流蘇走到樹陰裡，兩座蘆席棚之間的石徑上，停了下來，抖一抖短裙子上的沙，回頭一看，柳原還在原處，仰天躺著，兩手墊在頸項底下，顯然是又在那裡做著太陽裡的夢了，人晒成了金葉子。流蘇回到旅館裡，又從窗戶裡用望遠鏡望出來，這一次，他的身邊躺著一個女人，辮子盤在頭上。就把那薩黑夷妮燒了灰，流蘇也認識她。   
  
　　從這天起，柳原整日價的和薩黑夷妮廝混著。他大約是下了決心把流蘇冷一冷。流蘇本來天天是出去慣了，忽然閒了下來，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，只得說傷了風，在屋裡坐了兩天。幸喜天公識趣，又下起纏綿雨來，越發有了借口，用不著出門。有一天下午，她打著雨傘在旅舍的花園裡兜了個圈子回來，天漸漸黑了，約摸徐太太他們看房子該回來了，她便坐在廊檐下等他們，將那把鮮明的油紙傘撐開了橫擱在欄杆上，遮住了臉。那傘是粉紅地子，石綠的荷葉圖案，水珠一滴滴從筋紋上滑了下來。那雨下得大了，雨中有汽車潑喇潑喇航行的聲音，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著挽著上階來，打頭的便是范柳原。薩黑夷妮被他攙著，卻是夠狼狽的，裸腿上濺了一點點的泥漿。她脫去了大草帽，便洒了一地的水。柳原瞥見流蘇的傘，便在扶梯口上和薩黑夷妮說了幾句話，薩黑夷妮單獨上樓去了，柳原走了過來，掏出手絹子來不住地擦他身上臉上的水漬子。流蘇和他不免寒暄了幾句。柳原坐了下來道：“前兩天聽說有點不舒服？”流蘇道：“不過是熱傷風。”柳原道：“這天氣真悶得慌。剛才我們到那個英國人的游艇上去野餐的，把船開到了青衣島。”流蘇順口問問他青衣島的景致。正說著，薩黑夷妮又下樓來了，已經換了印度裝，兜著鵝黃披肩，長垂及地。披肩上是二寸來闊的銀絲堆花鑲滾。她也靠著欄杆，遠遠的揀了個桌子坐下，一只手閒閒擱在椅背上，指甲上塗著銀色蔻丹。流蘇笑向柳原道：“你還不過去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人家是有了主兒的人。”流蘇道：“那老英國人，哪兒管得住她？”柳原笑道：“他管不住她，你卻管得住我呢。”流蘇抿嘴笑道：喲！我就是香港總督，香港的城隍爺，管這一方的百姓，我也管不到你頭上呀！柳原搖搖頭道：一個不吃醋的女人，多少有點病態。流蘇噗哧一笑，隔了一會，流蘇問道：你看著我做什麼？柳原笑道：我看你從今以後是不是預備待我好一點。流蘇道：我待你好一點，壞一點，你又何嘗放在心上？柳原拍手道：這還像句話！話音裡仿佛有三分酸意。流蘇掌不住放聲笑了起來道：也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人，死七白咧的要人吃醋！  
　　兩人當下言歸於好，一同吃了晚飯。流蘇表面上雖然和他熱了些，心裡卻怙啜〔以“豎心”旁替“口”旁〕著：他使她吃醋，無非是用的激將法，逼著她自動的投到他懷裡去。她早不同他好，晚不同他好，偏揀這個當口和他和好了，白犧牲了她自己，他一定不承情，只道她中了他的計。她做夢也休想他娶她。……**很明顯的，他要她，可是他不願意娶她**。然而她家裡雖窮，也還是個望族，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，他擔當不起這誘奸的罪名。因此他采取了那種光明正大的態度。她現在知道了，那完全是假撇清。他處處地方希圖脫卸責任。以後她若是被拋棄了，她絕對沒有誰可抱怨。   
  
　　流蘇一念及此，不覺咬了咬牙，恨了一聲。面子上仍舊照常跟他敷衍著。徐太太已經在跑馬地租下了房子，就要搬過去了。流蘇欲待跟過去，又覺得白扰了人家一個多月，再要長住下去，實在不好意思。這樣僵持下去，也不是事。**進退兩難，倒煞費躊躇**。這一天，在深夜裡，她已經上了床多時，只是翻來覆去。好容易朦朧了一會，床頭的電話鈴突然朗朗響了起來。她一聽，卻是柳原的聲音，道：“我愛你。”就掛斷了。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，握住了耳機，發了一回愣，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。誰知才擱上去，又是鈴聲大作。她再度拿起聽筒，柳原在那邊問道：“我忘了問你一聲，你愛我麼？”流蘇咳嗽了一聲再開口，喉嚨還是沙啞的。她低聲道：“你早該知道了。我為什麼上香港來？”柳原歎道：“我早知道了，可是明擺著的事實，我就是不肯相信。流蘇，你不愛我。”流蘇忙道：“怎見得我不？”柳原不語，良久方道：“詩經上有一首詩——”流蘇忙道：“我不懂這些。”柳原不耐煩道：“知道你不懂，你若懂，也不用我講了！我念給你聽：‘**死生契闊——與子相悅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**。’我的中文根本不行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。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，生與死與離別，都是大事，不由我們支配的。比起外界的力量，我們人是多麼小，多麼小！可是我們偏要說：‘我永遠和你在一起；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。’——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！”   
  
　　流蘇沉思了半晌，不由得惱了起來道：“你乾脆說不結婚，不就完了！還得繞著大彎子！什麼做不了主？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，也還說‘初嫁從親，再嫁從身’哩！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，你自己不能做主，誰替你做主？”柳原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愛我，你有什麼辦法，你做得了主麼？”流蘇道：“你若真愛我的話，你還顧得了這些？”柳原道：“我不至於那麼糊塗。我犯不著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。那太不公平了。對於你，那也不公平。噢，也許你不在乎。**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——**”；流蘇不等他說完，啪的一聲把耳機摜下來，臉氣得通紅。他敢這樣侮辱她！他敢！她坐在床上，炎熱的黑暗包著她，像葡萄紫的絨毯子。一身的汗，痒痒的，頸上與背脊上的頭發梢也刺撓得難受。她把兩只手按在腮頰上，手心卻是冰冷的。   
  
　　鈴又響了起來，她不去接電話，讓它響去。“的鈴鈴……的鈴鈴……”聲浪分外的震耳，在寂靜的房間裡，在寂靜的旅舍裡，在寂靜的淺水灣。流蘇突然覺悟了，她不能吵醒了整個的淺水灣飯店。第一，徐太太就在隔壁。她戰戰兢兢拿起聽筒來，擱在褥單上。可是四周太靜了，雖是離了這麼遠，她也聽得見柳原的聲音在那裡心平氣和地說：“流蘇，你的窗子裡看得見月亮麼？”流蘇不知道為什麼，忽然哽咽起來。淚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，銀色的，有著綠的光棱。柳原道：“我這邊，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，擋住了一半。也許是玫瑰，也許不是。”他不再說話了，可是電話始終沒掛上。許久許久，流蘇疑心他可是盹著了，然而那邊終於撲禿一聲，輕輕掛斷了。流蘇用顫抖的手從褥單上拿起她的聽筒，放回架子上。她怕他第四次再打來，但是他沒有。這都是一個夢——越想越像夢。   
  
　　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問他，因為他準會嘲笑她——“夢是心頭想”，她這麼迫切地想念他，連睡夢裡他都會打電話來說“我愛你”？他的態度也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。他們照常的出去玩了一天。流蘇忽然發覺拿他們當夫婦的人很多很多——僕歐們，旅館裡和她搭訕的幾個太太老太太。原不怪他們誤會。柳原跟她住在隔壁，出入總是肩並肩，深夜還到海岸上去散步，一點都不避嫌疑。一個保姆推著孩子車走過，向流蘇點點頭，喚了一聲“范太太”。流蘇臉上一僵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只得皺著眉向柳原□了一眼，低聲道：“他們不知道怎麼想著呢！”柳原笑道：“喚你范太太的人，且不去管他們；倒是喚你做白小姐的人，才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呢！”流蘇變色。柳原用手撫摸下巴，微笑道：“**你別枉擔了這個虛名！**”   
  
　　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，驀地裡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。他有意的當著人做出親狎的神氣，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系。她勢成騎虎，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爺娘，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。然而她如果遷就了他，不但前功盡棄，以後更是萬劫不復了。她偏不！就算她枉擔了虛名，他不過口頭上占了她一個便宜。歸根究底，他還是沒得到她。既然他沒有得到她，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裡來，**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。**

**邵子曰：白流蘇將男女相處視為一場攻防戰爭，故而有議和之說。**

　　她打定了主意，便告訴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。柳原卻也不堅留，自告奮勇要送她回去。流蘇道：“那倒不必了。你不是要到新加坡去麼？”柳原道：“反正已經耽擱了，再耽擱些時也不妨事，上海也有事等著料理呢。”**流蘇知道他還是一貫政策，唯恐眾人不議論他們倆。**眾人越是說得鑿鑿有據，流蘇越是百喙莫辯，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。流蘇盤算著，即使他不送她回去，一切也瞞不了她家裡的人。她是豁出去了，也就讓他送她一程。徐太太見他們倆正打得火一般的熱，忽然要拆開了，詫異非凡，問流蘇，問柳原，兩人雖然異口同聲的為彼此洗刷，徐太太哪裡肯信。

**邵子曰：諸位看倌認為范柳原是否有如流蘇所想的是那樣的心態呢？**

　　在船上，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，**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淺水灣的月色，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。**他對她始終沒有一句扎實的話。他的態度有點淡淡的，可是流蘇看得出他那閒適是一種自滿的閒適——**他拿穩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**。   
  
　　到了上海，他送她到家，自己沒有下車。白公館裡早有了耳報神，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實行同居了。如今她陪人家玩了一個多月，又若無其事的回來了，分明是存心要丟白家的臉。   
  
　　流蘇勾搭上了范柳原，無非是圖他的錢。真弄到了錢，也不會無聲無臭的回家來了，顯然是沒得到他什麼好處。本來，**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，就該死；女人給當給男人上，那更是淫婦；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，反而上了人家的當，那是雙料的淫惡，殺了她也還污了刀。**

**邵子曰：這是什麼論調，但不彷平心靜氣的想想，為何在那個時代有這種論調，再則，現在是否還有這種思維了呢？**

平時白公館裡，誰有了一點芝麻大的過失，大家便炸了起來。逢到了真正聳人聽聞的大逆不道，爺奶奶們興奮過度，反而吃吃艾艾，一時發不出話來。大家先議定了：“家丑不可外揚”，然後分頭去告訴親戚朋友，逼他們宣誓保守秘密，然後再向親友們一個個的探口氣，打聽他們知道了沒有，知道了多少。最後大家覺得到底是瞞不住，爽性開誠布公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拍著腿感慨一番。他們忙著這各種手續，也忙了一秋天，因此遲遲的沒向流蘇采取斷然行動。流蘇何嘗不知道，她這一次回來，更不比往日。她和這家庭早是恩斷義絕了。她未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，胡亂混一碗飯吃。再苦些，也強如在家裡受氣。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，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。**那身份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**尤其是現在，她對范柳原還沒有絕望，她不能先自貶身價，否則他更有了藉口，拒絕和她結婚了。因此她無論如何得忍些時。   
  
　　熬到了十一月底，范柳原果然從香港拍來了電報。那電報，整個的白公館裡的人都傳觀過了，老太太方才把流蘇叫去，遞到她手裡。只有寥寥幾個字：“乞來港。船票已由通濟隆辦妥。”白老太太長歎了一聲道：“既然是叫你去，你就去罷！”**她就這樣下賤麼？她眼裡掉下淚來。**這一哭，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，她發現她已經是忍無可忍了。一個秋天，她已經老了兩年——她可禁不起老！於是她第二次離開了家上香港來。這一趟，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險的感覺。她失敗了。**固然，女人是喜歡被屈服的，但是那只限於某種範圍內。**如果她是純粹為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，那又是一說了，可是內中還攙雜著家庭的壓力——最痛苦的成份。   
  
　　范柳原在細雨迷蒙的碼頭上迎接她。他說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，又注了一句：“藥瓶。”她以為他在那裡諷嘲她的孱弱，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：“你是醫我的藥。”她紅了臉，白了他一眼。   
  
　　他替她定下了原先的房間。這天晚上，她回到房裡來的時候，已經兩點鐘了。在浴室裡晚妝既畢，熄了燈出來，方才記起了，她房裡的電燈開關裝置在床頭，只得摸著黑過來，一腳絆在地板上的一只皮鞋上，差一點栽了一跤，正怪自己疏忽，沒把鞋子收好，床上忽然有人笑道：“別嚇著了！是我的鞋。”流蘇停了一回，問道：“你來做什麼？”柳原道：“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裡看月亮。這邊屋裡比那邊看得清楚些。”……那晚上的電話的確是他打來的——不是夢！他愛她。這毒辣的人，他愛她，然而他待她也不過如此！她不由得寒心，撥轉身走到梳妝台前。十一月尾的纖月，僅僅是一鉤白色，像玻璃窗上的霜花。然而海上畢竟有點月意，映到窗子裡來，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鏡子。流蘇慢騰騰摘下了發網，把頭發一攪，攪亂了，夾釵叮鈴當啷掉下地來。她又戴上網子，把那發網的梢頭狠狠地銜在嘴裡，擰著眉毛，蹲下身去把夾釵一只一只揀了起來，柳原已經光著腳走到她後面，一只手擱在她頭上，把她的臉倒扳了過來，吻她的嘴。發網滑下地去了。這是他第一次吻她，然而他們兩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，因為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。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——適當的環境，適當的情調；他也想到過，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。**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，算盤打得太仔細了，始終不肯冒失。**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，兩人都糊塗了。流蘇覺得她的溜溜走了個圈子，倒在鏡子上，背心緊緊抵著冰冷的鏡子。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。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，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裡面，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裡去了，涼的涼，燙的燙，野火花直燒上身來。  
　　第二天，他告訴她，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。她要求他帶她一同去，但是他回說那是不可能的。他提議替她在香港租下一幢房子住下，等個一年半載，他也就回來了。她如果願意在上海住家，也聽她的便。她當然不肯回上海。家裡那些人——離他們越遠越好。獨自留在香港，孤單些就孤單些。問題卻在他回來的時候，局勢是否有了改變。那全在他了。一個禮拜的愛，吊得住他的心麼？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，**柳原是一個沒長性的人**，這樣匆匆的聚了又散了，他沒有機會厭倦她，未始不是於她有利的。**一個禮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懷念**……他果真帶著熱情的回憶重新來找她，她也許倒變了呢！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著反常的嬌嫩，一轉眼就憔悴了。總之，沒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長期的抓住一個男人，是一件艱難的，痛苦的事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啊，管它呢！**她承認柳原是可愛的，他給她美妙的刺激，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。**這一點，她知道她可以放心。   
  
　　他們一同在巴而頓道看了一所房子，坐落在山坡上，屋子粉刷完了，雇定了一個廣東女佣，名喚阿栗，家具只置辦了幾件最重要的，柳原就該走了。其餘都丟給流蘇慢慢的去收拾。家裡還沒有開火倉，在那冬天的傍晚，流蘇送他上船時，便在船上的大餐間裡胡亂的吃了些三明治。流蘇因為滿心的不得意，多喝了幾杯酒，被海風一吹，回來的時候，便帶著三分醉。到了家，阿栗在廚房裡燒水替她隨身帶著的那孩子洗腳。流蘇到處瞧了一遍，到一處開一處的燈。客室裡的門窗上的綠漆還沒乾，她用食指摸著試了一試，然後把那粘粘的指尖貼在牆上，一貼一個綠跡子。為什麼不？這又不犯法！這是她的家！她笑了，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。   
  
　　她搖搖晃晃走到隔壁屋裡去。空房，一間又一間——清空的世界。她覺得她可以飛到天花板上去。她在空蕩蕩的地板上行走，就像是在潔無纖塵的天花板上。房間太空了，她不能不用燈光來裝滿它，光還是不夠，明天她得記著換上幾只較強的燈泡。   
  
　　她走上樓梯去。空得好！她急需著絕對的靜寂。她累得很，取悅於柳原是太吃力的事，他脾氣向來就古怪；對於她，因為是動了真感情，他更古怪了，一來就不高興。他走了，倒好，讓她松下這口氣。現在她什麼人都不要——可憎的人，可愛的人，她一概都不要。從小時候起，她的世界就嫌過於擁擠。推著，擠著，踩著，背著，抱著，馱著，老的小的，全是人。一家二十來口，合住一幢房子，你在屋裡剪份指甲也有人在窗戶眼裡看著。好容易遠走高飛，到了這無人之境。如果她正式做了范太太，她就有種種的責任，她離不了人。現在她不過是范柳原的情婦，不露面的，她應該躲著人，人也應該躲著她。清靜是清靜了，可惜除了人之外，她沒有旁的興趣。她所僅有的一點學識，全是應付人的學識。憑著這點本領，她能夠做一個賢惠的媳婦，一個細心的母親。在這裡她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“持家”罷，根本無家可持，看管孩子罷，柳原根本不要孩子。省儉著過日子罷，她根本用不著為了錢操心。她怎樣消磨這以後的歲月？找徐太太打牌去，看戲？然後姘戲子，抽鴉片，往姨太太們的路上走？她突然站住了，挺著胸，兩只手在背後緊緊互扭著。那倒不至於！她不是那種下流的人。她管得住自己。但是……她管得住她自己不發瘋麼？樓上的品字式的三間屋，樓下品字式的三間屋，全是堂堂地點著燈。新打了蜡的地板，照得雪亮。沒有人影兒。一間又一間，呼喊著空虛……流蘇躺到床上去，又想下去關燈，又動彈不得。後來她聽見阿栗趿著木屐上樓來，一路撲禿撲禿關著燈，她緊張的神經方才漸歸松弛。   
  
　　那天是十二月七日，一九四一年。十二月八日，炮聲響了。一炮一炮之間，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，山巔，山洼子裡，全島的居民都向海上望去，說“開仗了，開仗了。”誰都不能夠相信，然而畢竟是開仗了。流蘇孤身留在巴而頓道，哪裡知道什麼。等到阿栗從左鄰右舍探到了消息，倉皇喚醒了她，外面已經進入酣戰的階段。巴丙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，屋頂上架著高射炮，流彈不停地飛過來，尖溜溜一聲長叫，“吱呦呃呃呃呃……”，然後“砰”，落下地去。那一聲聲的“吱呦呃呃呃呃……”撕裂了空氣，撕毀了神經。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，在寒風中簌簌飄動。風裡同時飄著無數剪斷了的神經的尖端。   
  
　　流蘇的屋子是空的，心裡是空的，家裡沒有置辦米糧，因此肚子裡也是空的。空穴來風，所以她感受到恐怖的襲擊分外強烈。打電話到跑馬地徐家，久久打不通，因為全城裝有電話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打電話，詢問哪一區較為安全，作避難的計劃。流蘇到下午方才接通了，可是那邊鈴盡管響著，老是沒有人來聽電話，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經匆匆出走，遷到平靖一些的地帶。流蘇沒了主意。炮火卻逐漸猛烈了。鄰近的高射炮成為飛機注意的焦點。飛機營營地在頂上盤旋，“孜孜孜……”繞了一圈又繞回來，“孜孜……”痛楚地，像牙醫螺旋電器，直銼進靈魂的深處。阿栗抱著她的哭泣著的孩子坐在客室的門檻上，人仿佛入了昏迷狀態，左右搖擺著，喃喃唱著囈語似的歌唱，哄著拍著孩子。窗外又是吱呦呃呃呃呃……一聲，砰削去屋檐的一角，沙石嘩啦啦落下來。阿栗怪叫一聲，跳起身來，抱著孩子就往外跑。流蘇在大門口追上了她，一把揪住她問道：你上哪兒去？阿栗道：這兒登不得了！我——我帶她到陰溝裡去躲一躲。流蘇道：你瘋了！你去送死！阿栗連聲道：你放我走！我這孩子——就只這麼一個——死不得的……陰溝裡躲一躲……流蘇拚命扯住了她，阿栗將她一推，她跌倒了，阿栗便闖出門去。正在這當口，轟天震地一聲響，整個的世界黑了下來，像一只碩大無朋的箱子，拍地關上了蓋。數不清的羅愁綺恨，全關在裡面了。

　　流蘇只道是沒有命了，誰知還活著。一睜眼，只見滿地的玻璃屑，滿地的太陽影子。她掙扎著爬起身來，去找阿栗。一開門，阿栗緊緊摟著孩子，垂著頭，把額角抵在門洞子裡的水泥牆上，人是震糊塗了。流蘇拉了她進來，就聽見外面喧嚷著說隔壁落了個炸彈，花園裡炸出一個大坑。這一次巨響，箱子蓋關上了，依舊不得安靜。繼續的砰砰砰，仿佛在箱子蓋上用錘子敲釘，捶不完地捶。從天明捶到天黑，又從天黑捶到天明。   
  
　　流蘇也想到了柳原，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，有沒有被擊沉。可是她想起他便覺得有些渺茫，如同隔世。現在的這一段，與她的過去毫不相干，像無線電裡的歌，唱了一半，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的影響，劈劈啪啪炸了起來。炸完了，歌是仍舊要唱下去的，就只怕炸完了，歌已經唱完了，那就沒的聽了。   
  
　　第二天，流蘇和阿栗母子分著吃完了罐子裡的幾片餅乾，精神漸漸衰弱下來，每一個呼嘯著的子彈的碎片便像打在她臉上的耳刮子。街上轟隆轟隆馳來一輛軍用卡車，意外地在門前停下了。鈴一響，流蘇自己去開門，見是柳原，她捉住他的手，緊緊摟住他的手臂，像阿栗摟住孩子似的，人向前一撲，把頭磕在門洞子裡的水泥牆上。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頭，急促地道：“受了驚嚇罷？別著急，別著急。你去收拾點得用的東西，我們到淺水灣去。快點，快點！”流蘇跌跌沖沖奔了進去，一面問道：“淺水灣那邊不要緊麼？”柳原道：“都說不會在那邊上岸的。而且旅館裡吃的方面總不成問題，他們收藏的很豐富。”流蘇道：“你的船……”柳原道：“船沒開出去。他們把頭等艙的乘客送到了淺水灣飯店。本來昨天就要來接你的，叫不到汽車，公共汽車又擠不上。**好容易今天設法弄到了這部卡車。**”流蘇哪裡還定得下心整理行裝，胡亂扎了個小包裹。柳原給了阿栗兩個月的工錢，囑咐她看家，兩個人上了車，面朝下並排躺在運貨的車廂裡，上面蒙著黃綠色油布篷，一路顛簸著，把肘彎與膝蓋上的皮都磨破了。   
  
　　柳原歎道：“**這一炸，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！**”流蘇也愴然，半晌方道：**“炸死了你，我的故事就該完了。炸死了我，你的故事還長著呢！**”柳原笑道：“你打算替我守節麼？”他們兩人都有點神經失常，無緣無故，齊聲大笑。而且一笑便止不住。笑完了，渾身只打顫。 

**邵子曰：這是怎樣的女性悲歌，依附著男性的存在價值，為何炸死了女人，男人的故事還可以繼續，而女人的一生就彷彿斷了線的琴絃，樂聲嘎然而止呢？**

　　卡車在“吱呦呃呃……”的流彈網裡到了淺水灣。淺水灣飯店樓下駐扎著軍隊，他們仍舊住到樓上的老房間裡。住定了，方才發現，飯店裡儲藏雖富，都是留著給兵吃的。除了罐頭裝的牛乳，牛羊肉，水果之外，還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，麩皮面包。分配給客人的，每餐只有兩塊蘇打餅乾，或是兩塊方糖，餓的大家奄奄一息。   
  
　　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，後來突然情勢一變，漸漸火熾起來。樓上沒有掩蔽物，眾人容身不得，都下樓來，守在食堂裡，食堂裡大開著玻璃門，門前堆著沙袋，英國兵就在那裡架起了大炮往外打。海灣裡的軍艦摸準了炮彈的來源，少不得也一一還敬。隔著棕櫚樹與噴水池子，子彈穿梭來往。柳原與流蘇跟著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。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，織出各色的人物，爵爺，公主，才子，佳人。毯子被掛在竹竿上，迎著風撲打上面的灰塵，啪啪打著，下勁打，打得上面的人走投無路。炮子兒朝這邊射來，他們便奔到那邊；朝那邊射來，便奔到這邊。到後來一間敞廳打得千瘡百孔，牆也坍了一面，逃無可逃，只得坐下地來，聽天由命。   
  
　　流蘇到了這個地步，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，**一個人仿佛有了兩個身體，也就蒙了雙重危險。**一顆子彈打不中她，還許打中他。他若是死了，若是殘廢了，她的處境更是不堪設想。她若是受了傷，為了怕拖累他，也只有橫了心求死。就是死了，也沒有孤身一個人死得乾淨爽利。她料著柳原也是這般想。別的她不知道，**在這一剎那，她只有他，他也只有她。**   
  
　　停戰了。困在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緩緩向城中走去。過了黃土崖，紅土崖，又是紅土崖，黃土崖，幾乎疑心是走錯了道，繞回去了，然而不，先前的路上沒有這炸裂的坑，滿坑的石子。柳原與流蘇很少說話。從前他們坐一截子汽車，也有一席話，現在走上幾十裡的路，反而無話可說了。偶然有一句話，說了一半，對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，沒有往下說的必要。柳原道：“你瞧，海灘上。”流蘇道：“是的。”海灘上布滿了橫七豎八割裂的鐵絲網，鐵絲網外面，淡白的海水汩汩吞吐淡黃的沙。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藍色。野火花的季節已經過去了。流蘇道：那堵墻……柳原道：也沒有去看看。流蘇嘆了口氣道：算了罷。柳原走得熱了起來，把大衣脫下來擱在臂上，臂上也出了汗。流蘇道：你怕熱，讓我給你拿著。若在往日，柳原絕對不肯，可是他現在不那麼紳士風了，竟交了給她。再走了一程子，山漸漸高了起來。不知道是風吹著樹呢，還是雲影的飄移，青黃的山麓緩緩地暗了下來。細看時，不是風也不是雲，是太陽悠悠地移過山頭，半邊山麓埋在巨大的藍影子裡。山上有幾座房屋在燃燒，冒著——山陰的是白的，山陽的是黑——然而太陽只是悠悠地移過山頭。  
　　到了家，推開了虛掩著的門，拍著翅膀飛出一群鴿子來。穿堂裡滿積著塵灰與鴿糞。流蘇走到樓梯口，不禁叫了一聲“哎呀。”二層樓上歪歪斜斜大張口躺著她新置的箱籠，也有兩只順著樓梯滾了下來，梯腳便淹沒在綾羅綢緞的洪流裡。流蘇彎下腰來，撿起一件蜜合色襯絨旗袍，卻不是她自己的東西，滿是汗垢，香煙洞與賤價香水氣味。她又發現許多陌生女人的用品，破雜誌，開了蓋的罐頭荔枝，淋淋漓漓流著殘汁，混在她的衣服一堆。這屋子裡駐過兵麼？——帶有女人的英國兵？去得仿佛很倉促。挨戶洗劫的本地的貧民，多半沒有光顧過，不然，也不會留下這一切。柳原幫著她大聲喚阿栗。末一只灰背鴿，斜刺裡穿出來，掠過門洞子裡的黃色的陽光，飛了出去。   
  
　　阿栗是不知去向了，然而屋子裡的主人們，少了她也還得活下去。他們來不及整頓房屋，先去張羅吃的，費了許多事，用高價買進一袋米。煤氣的供給幸而沒有斷，自來水卻沒有。柳原拎了鉛桶到山裡去汲了一桶泉水，煮起飯來。以後他們每天只顧忙著吃喝與打掃房間。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，掃地，拖地板，幫著流蘇擰絞沉重的褥單。流蘇初次上灶做菜，居然帶點家鄉風味。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，她又學會了作油炸“沙袋”，咖哩魚。他們對於飯食上雖然感到空前的興趣，還是極力的撙節著。柳原身邊的港幣帶得不多，一有了船，他們還得設法回上海。   
  
　　在劫後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。白天這麼忙忙碌碌也就混了過去。一到了晚上，在那死的城市裡，沒有燈，沒有人聲，只有那莽莽的寒風，三個不同的音階，“喔……呵……嗚……”無窮無盡地叫喚著，這個歇了，那個又漸漸響了，三條並行的灰色的龍，一直線地往前飛，龍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，看不見尾。“喔……呵……嗚……”……叫喚到後來，索性連蒼龍也沒有了，只是三條虛無的氣，真空的橋梁，通入黑暗，通入虛空的虛空。這裡是什麼都完了。剩下點斷牆頹垣，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絆絆摸來模去，像是找著點什麼，其實是什麼都完了。

**邵子曰：這是1941年的香港，在轟炸過後宛如一座死城，現如今的高雄氣爆，也令人不寒而慄。**  
  
　　流蘇擁被坐著，聽著那悲涼的風。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，灰磚砌的那一面牆，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。風停了下來，像三條灰色的龍，蟠在牆頭，月光中閃著銀鱗。她仿佛做夢似的，又來到牆根下，迎面來了柳原。她終於遇見了柳原。……在這動蕩的世界裡，錢財，地產，天長地久的一切，全不可靠了。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，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。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，隔著他的棉被，擁抱著他。他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。**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，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，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。**   
  
　　**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，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**。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，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，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。   
  
　　有一天，他們在街上買菜，碰著薩黑夷妮公主。薩黑夷妮黃著臉，把蓬松的辮子胡亂編了個麻花髻，身上不知從哪裡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著，腳下卻依舊趿著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。她同他們熱烈地握手，問他們現在住在哪裡，急欲看看他們的新屋子。又注意到流蘇的籃子裡有去了殼的小蚝，願意跟流蘇學習燒制清蒸蚝湯。柳原順口邀了她來吃便飯，她很高興地跟了他們一同回去。她的英國人進了集中營，她現在住在一個熟識的，常常為她當點小差的印度巡捕家裡。她有許久沒有吃飽過。她喚流蘇“白小姐”。柳原笑道：“這是我太太。你該向我道喜呢！”薩黑夷妮道：“真的麼？你們幾時結的婚？”柳原聳聳肩道：“就在中國報上登了個啟事。你知道，**戰爭期間的婚姻，總是潦草的……”**流蘇沒聽懂他們的話。薩黑夷妮吻了他又吻了她。然而他們的飯菜畢竟是很寒苦，而且柳原聲明他們也難得吃一次蚝湯。薩黑夷妮沒有再上門過。   
  
　　當天他們送她出去，流蘇站在門檻上，柳原立在她身後，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，笑道：“我說，我們幾時結婚呢？”流蘇聽了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只低下了頭，落下淚來。柳原拉住她的手道：“來來，我們今天就到報館裡去登啟事。不過你也許願意候些時，等我們回到上海，大張旗鼓的排場一下，請請親戚們。”流蘇道：“呸！他們也配！”說著，嗤的笑了出來，往後順勢一倒，靠在他身上。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臉道：“又是哭，又是笑！”   
  
　　兩人一同走進城去，走到一個峰回路轉的地方，馬路突然下瀉，眼見只是一片空靈——淡墨色的，潮濕的天。小鐵門口挑出一塊洋瓷招牌，寫的是：“趙祥慶牙醫。”風吹得招牌上的鐵鉤子吱吱響，招牌背後只是那空靈的天。  
　　柳原歇下腳來望了半晌，**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，**突然打起寒戰來，向流蘇道：“現在你可該相信了：‘死生契闊，’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？轟炸的時候，一個不巧——”流蘇嗔道：“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說做不了主的話！”柳原笑道：“我並不是打退堂鼓。我的意思是——”他看了看她的臉色，笑道：“不說了。不說了。”他們繼續走路。柳原又道：“鬼使神差地，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！”流蘇道：“你早就說過你愛我。”柳原笑道：“那不算。**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，哪裡還有工夫戀愛？”**

**邵子曰：頗有哲理的一句話，有些時候過於在意還不如隨意。因為有時就是過於在意而失了品嚐箇中滋味的閒情，少了那份閒情就少了那份值得回憶的感情。過於在意的感情令人神傷，有時也令人扼腕。**

　　結婚啟事在報上刊出了，徐先生徐太太趕了來道喜。**流蘇因為他們在圍城中自顧自搬到安全地帶去，不管她的死活，心中有三分不快**，然而也只得笑臉相迎。柳原辦了酒席，補請了一次客。不久，港滬之間恢復了交通，他們便回上海來了。   
  
　　白公館裡流蘇只回去過一次，只怕人多嘴多，惹出是非來。然而麻煩是免不了的。四奶奶決定和四爺進行離婚，眾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。流蘇離了婚再嫁，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，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。流蘇蹲在燈影裡點蚊煙香。想到四奶奶，她微笑了。   
  
　　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。**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。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，表示他完全把她當自家人看待——名正言順的妻。**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。 

**邵子曰：這就是原配與小三的區別？男人們要注意呀！別把自己給逼上絕路！小三永遠是危險，就如同埋在地下的石化管線，便利了我們的生活，但永遠都存在著潛在的危機。**

　　**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**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，誰知道什麼是因，什麼是果？誰知道呢，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，一個大都市傾覆了。成千上萬的人死去，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，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……**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。**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來，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。 

**邵子曰：流蘇的心態或許沒那麼糟，只不過像我們現在所說的，有點小確幸罷了。在那樣的世道中，有個願意相許一生的人，應該要覺得是確幸了不是嗎？因為，有多少人流離失所呢？**

　　傳奇裡的傾城傾國的人大抵如此。**到處都是傳奇，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。**胡琴咿咿呀呀拉著，在萬盞燈火的夜晚，拉過來又拉過去，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——不問也罷！──完──